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後學 同郡 畏 庵 朱 欽 彙 校

文林郎邵武縣知縣秦和蕭洋繡梓

邵武縣儒學署教諭事嚴陵洪鼎校正

辭免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奏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監察御史
兼權殿中侍御史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監察御史
之職分察六曹糾其稽違以成治體而殿中侍御史實為
天子耳目之官朝廷政事與夫百官之邪正皆得風聞而
上言厥任重矣自非明習世務而有剛果不畏強禦之材

未易稱此如臣者學術迂踈智能淺薄昨自學官召對大
廷擢實卽省已爲過分今茲又蒙誤恩使備臺屬同除五
人獨臣兼任風憲自視竅然何以仰副陛下明日達聰之
意伏望聖慈察臣區區收還成命以允公議

此部負外郎輪對劄子五

理財以義劄子

臣伏見朝廷講求理財之術以足邦計議者紛然爭獻其
說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萬物盛多之時經畫財用豈
患不足貴於理之有其義而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民之所以相生養者也故人非

財無以聚之義者利之本也故財非義無以理之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臨之以法度之威何求
不獲而先王必以輕賦薄斂爲貴者蓋知予之爲取者政
之寶也方今國家用度之廣官吏廩祿之多倍徙於前則
講求理財之術誠爲先務獻議者亦不容無取然臣願陛
下必令廟堂之臣參議以聞蔽自淵衷揆之以義而行之
使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上以裕國下以裕民實宗社無
窮之利也取進止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

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之寧
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以之歸厚
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班
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而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
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於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征於
私枉而務虛偽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偽之行莫
若獎忠實以先之志於表襮而尚淳華此士風所以未厚
也欲士無淳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
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
以率之夫忠實惇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

心到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到者以類而
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徇情
於流俗之間為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
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為先務獎忠實而察虛偽舉惇
朴而黜淳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
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取進止

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劄子

臣伏觀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增置官局等
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
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內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

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收支實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熙洽之運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法度制作禮樂凡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為於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罔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彰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於清靜無為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猶彼春夏歛為秋冬而成

歲功省官局之冗員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浮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為先務也然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徒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衆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措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衆多事為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裁省均節固不能悉視於熙豐盍亦揆之以道度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立為中制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二三大臣審圖

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調劑適于厥中官局之可省者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道為公惟義理之為從成一代之宏規以昭陛下建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徽廟解易劄子

臣伏觀朝廷崇經以造士詩書周官自我神考命儒臣以訓釋之學士大夫有所取正而不怵於異說非小補也惟易之為書範圍天地幽贊神明極深研幾廣大悉備而獨汨於傳注諸家之說訓而釋之曷可少哉然而易更三聖

伏羲畫其卦文王繫其辭孔子為之彖象又為之大傳說卦序卦雜卦等篇以發明其道故易於群經尤備聖人述作之旨非特若詩書周官載先王應世之跡而已群經出於秦火之餘類多闕文而易幸託於卜筮獨得為完書自漢以來竒辭奧旨闡而不彰鬱而不發則推而明之發揮精義以承三聖之述作以折衆言之淆亂非聖人之獨智其孰能當之道不虛行理若有待恭惟陛下天縱睿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爲終始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爲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使聖人之全經彰明較著學者得法象爲實萬世無疆之休取進止

乞編寬恤手詔劄子

臣恭惟宋受天命藝祖創業其得天下也以仁得之列聖守成其守天下也以仁守之重熙累洽百有五十餘載承平之久跨漢軼唐雖堯舜三代之隆亦無以過也陛下光紹丕圖祇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爲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元者無所不至而一以仁慈爲之本可謂深得祖宗

創業守成之道矣爰自臨御以來屢下寬恤之詔宸翰昭回至誠惻怛之意見於辭者足以鼓天下之動是以薄海內外蒙被德澤天覆地載海涵春育無一物不得其所協氣嘉生薰爲太平以仁致治其効如此臣愚竊謂詔令之所布寔賴官吏悉意推行不爲文具則寔德之及民者彌久而彌廣然詔令之頒降有先後而官吏之去來爲不常雖德意志慮具在方冊後來者往往未嘗深究而周知之朝廷之上所當以時舉而行之者也陛下邇者幸以紹述熙豐政事頒於朝堂矣願詔有司檢會裒集前後所降御筆寬恤手詔事件如勸農桑恤刑獄戒搔擾賑貧乏恤鰥

寡孤獨之類通行於天下而非一時指揮者附於紹述熙
豐政事之後以時頒之申命以告四方度畿內外官吏深
惟德意志慮之所在竭力遵奉罔敢怠廢以副陛下以慈
爲寶仁民愛物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起居郎日
下供職不許辭免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左右置史
日侍清光以書言動接武侍從踰爲高華宜得天下英俊
極一時之妙選以副公議如臣不材何以稱此雖奉宸翰
不敢稽留龜勉就職退量謏薄據非其所終不自安伏望
聖慈察其忱誠收還誤恩以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赴講筵侍立後時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垂拱殿起居訖赴延和殿侍立退詣崇

政殿門外計會講讀官同赴通英閣講筵是時講讀官已
先入遂致趨赴侍立後時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
慈特賜黜責施行

謝放罪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侍立退赴通英閣講筵後
時具奏待罪伏奉御筆放罪仍封還奏狀者黼座臨軒幸
侍龍犀之表經筵勸講獨稽鵠鷺之班剡章方俟於嚴誅
灑翰遽從於寬宥驚慙有覩感涕無從謝中伏念臣智不逮
人材非適用驟從踈遠躡取清華靜言遭遇之因皆出聖
神之造屬便朝之聽治叨戴筆以紀言以草茅之資奉威

顏於咫尺以口耳之學聞訓誥之淵微方號號以震驚宜
規規而失措臚傳放仗爰就列以言旋正席橫經遂愆期
於旅進考情實雖由於過誤嚴分守宜抵於譴訶輒陳自
劾之章願正慢朝之罪伏蒙皇帝陛下擴乾坤之大度軫
父母之至慈察臣趨造之心非敢後也憫臣委蛇之跡如
或使之亟推宥過之私遂置黜幽之典特頒奎畫仍却囊
封禹致群臣之朝甘遂後期之戮湯去三面之網舉知善
貸之仁丘山之賜不賞螻蟻之誠何報仰酬覆燾誓極糜
捐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奏議卷之二
右臣伏觀陛下以積水暴集滄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
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
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
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遽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
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距汴堤停蓄深
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
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
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
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
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

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
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
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
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
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
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
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
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禱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本月十

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此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早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

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夔降御筆處分疏導通駛勢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旣退之後朝廷未可以謂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夤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眷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

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䟽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其意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繕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

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壘隄防日廢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總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

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幾旬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蓄
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
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
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
猶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
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
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
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
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
蕭條帑廩匱乏迄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

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
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
陛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
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
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
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禪米斛以千萬計
所以爲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此年以來工役寢多仰食
者衆歲以侵耗遂致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
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
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

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椿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慄慄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率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此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一

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憑凌都城久未退息厥異

甚大誠不可忽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賢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已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習中之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貼黃二

臣區區之誠以謂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
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
懣嘗罄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已輒復妄發伏望
陛下察臣之意少賜寬假無使忠義之士鉗口結舌視
臣爲戒天下不勝甚幸

論水事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二日曾具奏以暴水爲災迫浸都城恐非細
故欲望陛下寬是天戒招徠讜言仍有已見急切利害乞
因侍立直前奏事今月十三日崇政殿侍立宰執退傳旨
開門令臣先退更不侍立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見今居

家待罪不敢供職伏望聖慈特賜黜責施行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即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外積
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劔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
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刑尚寬斧鉞之戮罪深
謫薄感極涕零中謝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
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
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撲鄙
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儻遇事而懷祿實歎朝而覩頽一
時隄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

臣仰荷眷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
疎誠私憂而過計念慧愚之妄發知罪戾之難逃一再懇
官蒼黃去國螭坳載筆夢想雲龍之遊劍浦征商分甘莞
庫之後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兼
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躋察臣精誠本非沽激特
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銘佩隆恩誓堅素守
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義爲大閑益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網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積水
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十二日准

告叙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祇受訖海隅遠屏
方履薄而臨深帝澤霽流爰赦過而宥罪致茲孤陋亦荷
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謝中伏念臣奮身寒苦遭時隆昌

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大過誤蒙識擢躡颯高華蘭省
爲卽荐膺器使霜臺舉職親被褻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
吏珥螭坳之筆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
敢效危言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實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
自作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之命
負罪至重雖未削於丹書歷歲纒周已悉還於舊秩省循
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寧執古

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憲愚
爲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之階示以滌瑕之漸
荷恩益腆矢死爲輕再念臣一去彤墀屢經霈澤親年踰
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遠者三千甘旨之奉久闕方
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興言及茲追
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
復言者願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心則臣失
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

謝知秀州表

宣和六年內除知秀州七年三月除太常少卿此表不曾上

珥筆記言又違於螭殿分符共理濫守於海邦初見吏民

具宣德澤謝中伏念臣迂愚有素亦云區區有志結約亦云亡竒徒

竊慕於古人曾弗通於世務親蒙識擢蠶處高華不能緘

默以保身乃以狂狷而速戾一從斥逐七改星霜待黼座

之清光徒勞夢想躬米鹽之俗務彌自省循迨奉寬恩遽

惟艱棘終寢苦之制僅不泯於餘生有負薪之憂未自歸

於銓部寧期甄錄謬及孱庸假以紱章之榮付以民社之

重惟嘉禾之小壘當浙江之要衝水旱相仍流移方甚牧

養實資於愷悌推行宜適於變通豈容拙踈輒此叨據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克仁天覆湯聖日躋用人惟已而蓋其

前愆以道觀能而收其後效起從謫籍俾守藩條臣敢不

奏議卷之二
仰體眷慈俯矜凋瘵雖抑強扶弱初無一日之長而宣化
承流願奏三年之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即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
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
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
忘生觸死願效區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近以太常
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
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
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
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

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據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遺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為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為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

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以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為最下策者誠為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已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

已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舻相銜營繕宮室
斧斤不輟製造罷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
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
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為甚輕然而
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為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
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
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
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

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
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
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眾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
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
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
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
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
以將順為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為得計而不敢言
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
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

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發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

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為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為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內帑已盡取之封禱而封禱已無取之闔關歛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

毛舉僅及百分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将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圍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游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椿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
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

勅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汧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

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
秀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
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
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
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
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
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摠攬權
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
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
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

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夷狄不
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
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
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
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旣廣取於民者常
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
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
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
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
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

額賦吏猾胥目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颺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度使民心安安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

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

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

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

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
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
頡利遂遜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總數驛真宗
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
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
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
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
狄人誰與俱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

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計哉
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
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
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
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
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
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
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
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

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
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堂構畀付之重俯為子孫蕃
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
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
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
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
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
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都堂

議事訖隨宰相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具口見劄子

臣伏觀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
可從之事欲親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
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楛克之法招徠忠謹
之言討論得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
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
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釁已
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
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
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
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

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載隱諱以
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
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於陛下方寸間
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
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胃
我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
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
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
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
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

之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
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大竿之衆敢肆憑
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
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
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間
巷之人戶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
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
淮浙兵二也撓攔汧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
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曾不
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

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不得已臣有愚計願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儻不執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

禮可乎各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

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

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
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

內禪公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
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
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
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
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官茲逾十
年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
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

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
度紀綱蕩無統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上應天心下
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
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
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培克之法招徠
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
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堯苗之
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
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度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
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

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
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
招權怙勢首爲兵謀以佞倖之姿擬師保之任有如王黼
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
運花石竹木以欽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培斂財賄
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
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實比於四凶誅
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
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
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

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慝冒寵尸祿無補國家

噤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人爲之掩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入於閑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即日因都城暴水變

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
氣大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
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
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
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詳言
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
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
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
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公有
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

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
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
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
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
象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
而未融方中象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
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
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揔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
可如此今事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
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

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
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
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
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
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
甚取進止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綱伏覩道君皇帝斷自淵衷傳位皇帝交遜之際燦然明
白雖堯之禪舜無以過此下視唐之諸帝夫何足言綱竊
以謂名號之稱宜極尊崇以彰盛德伏請尊崇道君皇帝

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務合典禮
以昭示四海而垂無窮伏乞朝廷詳酌召百官赴尚書省
集議施行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廷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
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
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
摧河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
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
陛下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

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實皆至計伏望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今具畫一下項

一今來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列傳可以爲法

一今來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邀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紆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

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為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為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婪無厭設使割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賴塘灤為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今來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為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於濟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且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為率據要堅守慎勿與戰使其

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為萬全然後舉師虜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為率擇有權略武勇為士卒信服者使為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相貌耆龐識見高遠者隨材錄用責以功効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為率與已起發兵通為三十萬分隸三大

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績次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斛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文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酬獎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郡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癯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

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脩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脩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士氣以懾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宮膺受天命

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叙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搔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搔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鋪兵

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置烽火綽
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子探報給降銀字牌爲
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發運
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人委以轉
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爲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社之
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九日

惟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
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
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以周
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
時貳卿實重其選况今夷狄內侮邊隅動搖方艱難多事
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
俊來陪昌期如臣孱庸何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於虛
名然今日建官宜收於實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

恩以安愚分

論募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延和殿賜對得旨講求募兵之策二十九日

蒙恩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三十日再對延和殿進呈乞委臣相度具畫一施行

臣近蒙恩賜對便殿而奉聖訓講求募兵之策臣竊謂今日募兵訓練宜依倣周官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創作六軍每軍二萬五千人合十五萬人先會計在城畿甸禁兵數目若干諸色廂軍揀選強壯者數目若干不足則召募應逃亡軍人不拘曾作盜賊有罪犯諸色人不足則起畿甸保甲不足則起近畿州縣民兵即時團結為保仍於吏部揀選召募大小使臣校尉曾應中武舉及有邊功及有方

畧人量材選充部轄將校近上將佐自朝廷選差其召募去處合分作四項一項招揀一項刺項一項團結一項給賜利物並即時相關了當候人數足日令於京城四壁園苑內分屯逐時訓練其合用旌旗金鼓甲冑器仗帳幕什物並計定數目分委開封府將作少府軍器監即時置造應副不旬月可以集事如合聖意乞委臣相度具畫一奏聞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而行之而

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九此蔡功惟斷乃成
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於師之上
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
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
之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悍愈
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
必成然功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臣愚伏望聖
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爲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
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御批

然不可輕若他先敗盟可也慎之慎之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
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
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宣和初
道君太上皇帝識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
庶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
陳冀得直前論事嘗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之
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遣吏弛

備盜據全燕肆其凶威干犯王略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太上皇南幸淮淝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臣又躬述利害回鑿輿之幸為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賤加褒用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恣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

進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來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它腸特賜

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縑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
俾還舊物原本欠此六字為守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

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
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惟是
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最
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
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貨邀名鎮不戰而得
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統軍事宜其所宜祖
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
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

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
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
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固圉以
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救寧臣當
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
定有如曩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罹困阨良嘗有力
乃顧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
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
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之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賞之譏謗豈得安處

寵榮不知戒懼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魏我進
長樞廷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
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為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
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
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副由中之
命豈材慙於柱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慈求安微分中
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踈常自信其樸忠頗著聞於狂
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

為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為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
以犯順吞噬幽薊踰籍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
誠之際上皇順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
欲而保神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繁人力實賴天功而臣叨
擢任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
師每揚聲於出戰嚴飭百雉專恣力以登陴克張羆虎之
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以何虞俟
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
屯皆投石趨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
其形勢衰疲糧食空乏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

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絕疋馬踣輪之返重
幣復得如荀息奉壁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真楮之陋惜
貪夫之妄作悵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
之勤微臣初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謬真莫能蔽增領備
禦之政俾兼宥密之謀鑿照若茲糜捐罔避然孤危之跡
僅免謗傷而驕禁之胡旣從和議驚鬼未定施表餌以何
堪素志不伸覽歸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須臾將分布
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
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畫久逸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
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

辟殺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廢全終始或解怨
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
易盈之量崇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感譬
若載鼉以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
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它可從唯求
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爲人子
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灤以爲固今割以與
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

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季稅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衄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

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有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公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旣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

奏議卷之五
四者皆不可不預為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

禦劄子

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防守探得北賊已約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今已號令城上見嚴備守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撝引兩頭項人馬前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

御批

執政上城恐妨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自可

巡城分官守禦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臣見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搆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慮所乞差宰執分守四壁蓋慮驚東擊西事體不細切望留神所有劉延慶西壁闕人已差人應副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更切詢問曾經邊塞人悉心體國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退道異等獎擢

奏知再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劄子

臣探得張搆人馬已到陳橋門外轉城掩殺賊兵其先在酸棗門下作過番賊漸已過壕潰散臣再遣王師古王何

等兵自萬勝門出會合何灌兵同共掩殺謹具奏知

御批 訪聞何灌已身死未知兵馬差甚人統領已批付三省密院疾速照會施行如王師古王何可差即便差充

乞給賞將士劄子

臣見在酸棗門分守京城北壁賊兵漸退將士多重傷乞賜降下銀椀綵絹給賞并於南北酒庫等處支酒付軍前使用謹具奏知

御批 酒已支四百瓶銀椀共二百隻量功支賞公更悉心捍禦朕皆知之李綱傳御筆內藏庫支絹絲無

支絹一千疋

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援張搆勾收召募人馬劄子
臣奉聖旨分兵出援張搆等軍馬今來已遣王師古外全
闕人兵契勘李彌大已充參謀所有提舉前後中軍召募
到人馬已有噐甲除已一面勾收赴本司外合具奏知伏
乞更賜處分施行

御批

依奏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臣見同蔡懋監視造橋已差人兵防護臣愚竊謂橋成賊
馬寅夜或有衝突恐非力所能制深屬不便渡截雖稍遲

極爲得策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御批

若不作橋金國愈疑可用枋或板作橋日晚權

時徹去庶得稍便如可施行奏來多用甲兵強弩斬
馬刀李綱日逐專在彼措置照管或吊橋甚善

奏知种師道等兵馬劄子

臣適得种師道奏狀四封謹遣接進詢來人云師道所統
兵馬約二萬餘人大半係騎兵皆有噐甲士皆勇銳雖師
道令歇泊亦皆不肯星夜前來繼有陳開姚平仲及他頭
項兵共約十萬餘人臣已將差到人牒設及發文字與師
道傳諭聖意訖合具奏知

御批 可間道催天下兵不可不密言語文字亦不可不慎恐為金人所獲更令种師道勾集陝西未來者將官人馬

乞种師道聽節制劄子

臣契勘种師道所統西兵將至闕下兵家以節制為重節制不立雖以李光弼郭子儀為帥亦有相州之潰今來种師道所統兵到日欲乞特降睿旨聽臣節制庶幾不致誤事

御批

种師道宿將善於兵職位甚高難受卿節制作同官替曹暲可也曹暲成里豈識兵事奏來付李綱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臣今日依稟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甲逐急將在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千餘副據姚平仲稱得旨巡覷西北城壁廻至新鄭門已日晚乞來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勾訖并據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比之邊城有未備處臣已逐一劄下京城所依應施行去訖合具奏知

御批

卿竭力徇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壕劄子

臣伏奉御批送到劄子為壕河水勢陡落見有人涉水過往黃夜不便令多差人守禦臣已劄下四壁疾速依應施行契勘汴河水涸今已累日慮被賊人開決斗門欲遣將兵防護汴河堤岸本司官吏前去相度收斗門水并南有蔡河西有金明池水櫃金水河皆可引水入壕增助水勢欲乞指揮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同共相度疾速措置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依奏同陳良弼評議如可以施行即疾速措置乞內外兵馬並聽節制劄子

臣昨日申時聞馬忠承樞密院指揮移寨入壕被城屯泊

事屬非便臣即時劄下馬忠依舊於元劄寨處不得移動今准內降御批依舊令劄寨施行訖奏來急速不得時刻住滯臣已再行下馬忠遵依聖旨施行去訖契勘臣累奉聖旨令專掌兵馬事應係內外統制兵馬並令聽臣節制軍政方一欲乞降睿旨付三省樞密院今後有指揮應干兵馬事並先關送行營使司相度施行庶幾不致誤事謹錄奏聞取進止

御批

城內兵馬聽李綱節制城外兵馬別差人

親筆宣諭城外軍馬聽宣撫司節制

應城外軍馬統制統領官已下並聽宣撫司節制不得侵

奏付李綱知委奏

乞中軍人馬於殿前班教場教閱劄子

臣契勘中軍統制人馬見在殿前司駐泊緣殿前司窄狹難以教閱欲乞時暫權於殿前班教場內教閱一日犒設訖依舊於殿前司駐泊伏望特降指揮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臣早來已具奏知何灌人馬暴露日久欲乞來日相度開門放入臣已差下統制官王師古交割統領其許孝烈郭淵臣即不知御前已差燕不知本人見今駐泊去處更乞

指揮元承受官司催促施行謹具奏聞

御批

一面審詳施行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种師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將捉到活人及走還漢人押赴种師道訖奏臣已依稟聖旨將夜來李構押到走還漢人趙寅押赴种師道處外合具奏知

御批

更押數人前去

奏知定廂禁軍食錢劄子

臣伏奉御批措置廂禁軍米事臣契勘城守糧食最為大事見在米粟有限運漕未通支俵數目太多又有食錢實

為僥冒臣欲乞禁軍並支二升半廩軍二升其食錢諸處申請數目不等見行勘會亦乞措置務均一謹具奏知如合聖意乞降付臣施行

御批

恐減之生事卿更熟思施行

奏知所統五軍分隸無復移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措置兵事整頓軍馬臣竊仰陛下威斷神武出於天縱戡定大難定克有成而臣猥以常材方艱難中謬當重任敢不率勵將士以死報國仰答恩遇臣所統左右前後中軍分隸已定乞降處分無復移易謹具奏知

御批

更不移准此

奏知感寒在假服藥劄子

臣今月三十日早朝退忽感寒氣發熱頭昏見今服藥欲望聖慈許免來日早朝取進止

御批

甚重醫官否將康午出參時方多事全賴執政

可否相濟當體此意

乞用暖轎至閣門劄子

臣伏奉御批撫問令臣將息早出參者臣仰戴聖恩不勝感涕重念臣自軍興以來夙夜盡瘁靡遑食息衝冒風寒見今就行營司用本司醫官看治臣曉夕稍可支梧欲望

聖慈特許臣用暖轎至閣門外不以時入對取進止

御批

依奏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只今策應姚平仲

李綱只今前去策應姚平仲不管少有違滯

宣諭押人出門策應

仰李綱只今押人出門策應姚平仲急速

宣諭姚平仲已出兵

姚平仲已出兵仰李綱疾速盡數發人馬前去策應隨宜措置如敢違滯當行軍令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臣伏奉御筆令將帶本司人馬出城策應姚平仲臣契勘近者福寧殿議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且候姚古种師中到今來姚平仲舉事臣不預知諸軍人馬整齣未畢兼臣見以感寒發熱在假就行營司將理委是難以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免臣策應取進止

御批

李綱須管火急前去策應取軍令狀奏

乞种師道同出城策應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策應姚平仲臣敢不力疾仰報陛下委遇之意緣陝西諸路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係受种師道節

制乞降聖旨令种師道與臣同出城庶幾緩急之際可以
策應謹具奏知臣相度本司人馬當出城北占據形勢一
則策應姚平仲二則護衛都城臣已指揮勾集中軍左右
軍人馬赴封立門聽候使喚欲乞降付新舊封立門鎖匙
御批 种師道自別一項係前鋒出戰難以同共卿等
只作後軍策應可疾速施行不得輕動與諸將審而
決之大功只在今夕來早矣首尾卿贊而成天人必
助之

乞應副長入祗候人馬劄子

臣已到封立門伺候左右中軍人馬齊足出城近蒙差到

長入祗候四十八人並未有馬欲乞降旨於本班中選擇
應副謹具奏知 細紙甲乞降付十副 臣綱

御批

一面於合屬處作聖旨取急速

親筆宣諭不得交兵

李綱等見統制兵馬為有計議使人在此未可交兵應城
外諸處兵馬依此不得交兵李綱切依此不可少有違誤
大事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右臣今月初三日准東上閣門關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罷臣尚書右丞行營使交割與蔡懋臣已即時罷任交

割訖見今在浴室院待罪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謹具奏聞

御批 不須待罪安慮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乞黜責梁方平許佃劄子

臣見已安撫宣德門外軍民各令歸家照管老幼仍號令不得打傷內臣出榜告示如違當行處斬已各退散欲往西北城上照顧守禦卻聞梁方平許佃自臣罷後依舊上城守禦不合軍民之心欲乞將兩人黜責以為將士之戒不然乞陛下即降指揮各令罷去別擇人管勾取進止

御批 依奏黜責與保命卿且為朕慰安人心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臣契勘將來控扼河津合通南北道勾集舟船事務不少

欽乞差孟揆充軍前勾當舟船事務貴得辦集合具奏知
取進止

御批 依奏付綱

奏知范瓊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托劄子

臣遣得孟揆劄子稱范瓊下軍馬於二十二日晚到滑州
下寨為橋船落水過渡未得臣與吳敏等商量欲劄下范
瓊令過河前去懷州澤州防托良便更合取自聖裁謹具
奏知

御批 依奏

繳進根刷到遞角劄子

臣契勘昨自金賊作過以來道路不通四方奏報委積郵
傳臣尋委差本司屬官張奕同馬忠措置新鄭門以西遞
鋪今根刷到遞角六百餘件除係進奏院收管外有金字
牌子肆箇已開奏狀五十紙并實封奏狀二十封用黃紙
封全謹具進納

御批 備見卿勤勞益加歎獎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臣伏奉聖訓薛安等不可都統制緣係宣撫司日前差委
今來金賊已行三日若候姚古种師中恐緩不及事臣與
三省樞密院參議於今月十三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如

金人渡河即會合護送至河間中山府界今具兵將人數
下項

一馬忠往濟滑州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九百九十一人

統東兵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一郝懷往河陽控扼河津

統西兵五千八百人

統東兵三千一百五十四人

一韓世忠往大名府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一百二十一人

統東兵三千七百一十六人

一林良器往陽武原武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七百二十四人

右謹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

今四路出兵都統制不才恐誤國大事須候姚

古今先令薛安去後差姚古臨陣易將不便切候姚

古等知奏

乞立定支破諸色人食錢劄子

臣准御寶批送婁全等叫道流星馬請不得口食錢米事
伏奉聖訓速與施行臣已劄下四壁應有似此之人立便

支給外契勘京城逐壁日前支破諸色人食錢多寡有無並不立定則例皆是臨時各自申請所以不均臣見令取會欵乞候取到數日本司量度中制立為定例庶幾均一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支錢放散城上保甲劄子

臣契勘城上保甲暴露日久元係畿縣差到其家類遭虜劫理宜先行放散臣已劄下逐壁令人支錢一貫文放散去訖所有團結到城裏居民臣已指揮並令放散惟守城正兵須俟大軍控扼河津都城解嚴方合卸甲放散歸營

合具奏知

御批

甚好所有錢並須均濟切當誠所掌人

乞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臣伏奉御寶批令臣差人押宗室士玘赴大宗正司庭訓訖除各鎖閉又令臣差統制官日下將兵於京城內巡邏彈壓臣已恭依聖旨差人管押士玘赴大宗正司交割及令左右中軍統制官分認地界差將佐人兵巡邏彈壓去訖又奉御批令將大晟府舊行營使司置宣撫使司令種師道在彼鎮服衆情仍先出文榜令百姓通知惟此一事未敢施行蓋行營雖罷已改作守禦使司臣每遇早朝退

依舊在彼治事所有本司人吏官屬並在彼安泊文籍錢物銀絹器甲等並在彼置庫安頓若置宣撫使司則百事又皆紊亂勞擾竊慮陛下所降今來指揮未相照應謹却繳進如欲神師道在近鎮壓乞降指揮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可也更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知

御批

依所奏施行訪聞百姓見今尚有殺內侍官者

仰速差人禁止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臣今晚途中逢快行家捉到兩人稱傳呼兵士解甲及將青黃獨脚旗儀與地分尋詢問兩人稱係北壁提舉守禦

官李構下使臣傳指揮廂軍不得帶甲下城如遇下城並令解甲其獨脚旗不肯承認已劄問李構外已將兩人解送開封府并據告事人稱梁方平將皂獨脚旗鍬鏹等分散在逐地分臣已差使臣分頭根究收取未到及據間勅來見臣稱北壁傳指揮收了守城人槍刀器械見李構稱是曾指揮交收了及修內司兵士稱奉修內司姓吳人指揮令去壕外築牆高六尺如此則金賊可以藏身矢石皆不可及逐項事節皆係緊切伏乞聖慈詳酌施行謹具奏知見收到獨脚旗九面除兩面留此照驗外七面今繳進所有北壁器仗已劄下依舊儀散去訖再具奏知

御批 一面令改正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臣近召募到使臣侯章前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并駙馬曹
晟體問消息今據侯章回來稱到磁州滏陽野寨中見肅
王并曹晟並各安樂未有回期取到肅王曹晟親書付本
家文字今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大金軍馬次第如何只今奏來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詔劄子

臣恭稟聖訓擬草定撫諭河北州郡及獎諭徐處仁詔書
一道進呈如可施行乞用御寶下以憑發遣北京差來人

事屬緊切合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 詔甚奇若人去時切防虜掠恐金人得知不便

卿微疾想漸平愈更宜加慎

奏請畫一劄子

臣今具合奏事件下項

一勝捷兵昨日得旨差孫渥張師正統領前去訪聞孫渥
官雖高不曾經歷行陣武略大夫王從道西人善用
兵飽經戰鬪欲令同張師正統領仍乞來日引對賜
以器甲戰袍令日下發遣

御批 依奏

一陝西轉運使張灝以其父孝純令赴闕奏事已到國門
乞降旨閤門令不隔班先次上殿訖迴任

御批 兩日前已指揮閤門訖

一京畿第八將已差赴种師道下使喚所有孟彥宪押到
西兵保甲二千餘人卻撥與錢蓋將帶往陝西使喚

御批 依奏

右謹具奏知

奏知种師中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臣伏奉宸翰种師中在甚處差人探問及起京西一將赴
宣撫司使喚臣契勘適見劉韜奏狀稱據中軍將趙哲申

師中軍馬探望得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去太原十八里
已差效用兩人前去探問外所有京西將兵見契勘差撥
次其劉韜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若是如此可令劉韜急發人救應并應副糧草
前去不移刻行

奏知种師中已到真定應援太原劄子

臣遣得劉韜諮目報种師中已於二十二日到真定由井
陘路應援太原並擒到生口處審問得金人輜重十六七
間已離太原粘罕二十一二間亦北去韜欲遣人前去收
復忻代所有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覽來奏少解憂心皆祖宗積德所致羣公同心之力可更措置早令出界今秋甚近大要支吾糧食人馬城池塘濼一一急速施行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劄子

臣伏奉聖訓諸軍亂傳散賞錢事如何可以消弭臣契勘諸軍只緣上皇扈從人兵給賞過優推恩過厚所以鼓倡浮言今將已緝捕在殿前司開封府人杖配懲戒靜以鎮之自須無事或出一勅榜開諭軍人以上皇暴露日久扈從之人理宜優異乃以崇奉上皇之故至於在京諸軍非有功者不賞事體不同今後輒敢撰造語言逆相扇惑者

並從軍法如此處置似為穩便更乞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 依奏

乞委三衙揀禁軍劄子

臣伏蒙聖訓欲於輦官教駿清衛廂軍內揀禁軍臣竊思之於事甚便但專委三衙自可以辦如別置揀兵所則三衙必又有語更望聖裁

御批 依奏如已揀充禁軍慮或逃避當嚴立法發遣

快行親從官待罪劄子

臣前月二十八日奉御批守禦使司快行親從官十二日發遣歸本司臣即時依稟聖旨發遣歸本司訖達聞前項

親從官俱已得罪臣契勘累嘗具奏乞罷守禦使司未蒙
俞允故前項人亦因循未曾發遣歸司今來逐人別無罪
犯若以因循有失發遣罪乃在臣伏乞聖慈特賜黜責臣
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無得罪之理已降旨皇城司令依舊祇應卿但
安慮此迺皇城司官誤曉今早批旨深所愛卿始終
保全但審思之罷司更俟略經思慮付出施行

奏知喻意吳敏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臣喻意吳敏不得再有陳請吳敏違間宣
押到都堂不曾相見已印上馬作簡與之亦未曾答容臣

再以前簡具道聖意續奏聞次

御批 如此不知卿曉其意否不知為甚圖作紛紛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付到夏國詔書即差使臣齎發前去合行事
容臣來早同宰執面奏次謹具奏知

御批 來早奏恐遲先具奏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未解圍日夕憂念寢食皆忘仰見聖慈
留神邊事焦勞如此臣等措置無效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連得神師中奏統制諸將已至太安驛去太原府九十里

節次斬獲金賊首級開通道路得張孝純蠟書及張師正軍馬已到中山行軍有法決須成功欲乞先次降詔獎諭及撫問將士量加犒設其姚古節制不明致汾州統制官等軍馬潰散乞差解潛抵替其解潛已到長安已催令星夜發來赴闕奏事訖前去亦須多降金帛令軍前激賞訪聞汾州見有官絹十餘萬匹河東民戶以金賊虜掠見無衣着而有窖藏以絹易粟可以足食所有种師中等奏狀三紙繳進乞賜聖裁

御批

种師中奏昨日並皆子細看了封出除已降詔獎諭師中外並令三省密院行下量加犒賞其餘解

潛等事依奏作聖旨施行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俞允竊緣使司今來別無職事而有官吏食錢之費在今日財用窘乏之際誠為可惜臣愚以謂不若遂行罷去將所餘銀絹錢物等並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如聖意未欲遂罷即乞別差官提舉及將臣所辟置官屬見存數員並行減罷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契勘昨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伏被聖旨令候金人出境結局今來河北賊馬已退太原解圍祇在朝夕所有守

禦使司別無職事欲乞限五日結絕所有見在錢物銀絹官告等乞並送左藏庫樞管聽候樞密院緩急支用其簿曆等並送比部勘磨一宗公案付樞密院收管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早嘗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降出施行竊緣賊馬遠去京邑底寧守禦之司實為虛設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早來所上劄子欲將本司所餘錢帛官告等送左藏庫寄納準備樞密院緩急使用今來相度亦不須如此乞盡撥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或行毀抹見令庫官攢造供具已支見在數目續具進呈取進止

御批

可併歸樞密院其錢帛官告等本處收聽候緩急取旨支用

乞賜武漢英等罷甲袍帶劄子

臣伏奉聖訓令武漢英張師正來日日下出門已劄付逐人知委欲乞早賜罷甲袍帶以激勸之謹具奏知

御批

已差陳頤言賜訖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臣伏奉宸翰李石處戰車數等可取索定驗堪使者令造臣近已曾取索到數等內姚古者似可用昨已造五百兩近再指揮奏造一千兩已於姚古處勾能車戰使臣教頭

十人前來教習尚未到謹具奏知

御批 可催督施行

奏知种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臣伏奉聖訓速要見种師中見在甚處臣適見河北運使張益謙奏體探得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臣已召募效用與借進義校尉前去榆次縣師中處投下文字候取得回文日取旨推恩補正所有張益謙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八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穰之

效敢具陳其悃輒躬問於起居謝中伏念臣奮自單平驟

膺獎權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

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

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

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

聲登城守陴密為堅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畢施金賊於

七日夜攻雲澤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持弓障弩

兩兵紛集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歛衆以却退
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
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待命
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爲
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黠虜之無謀募
兵鼎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
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
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
養志宴閑從容吳越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
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駕軀少伸毫髮鳴鑿禹穴遙瞻

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一昨金賊
緣藥師叛既陷燕山寢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
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
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
七日迫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水
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
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曉方息復以銳兵
攻酸棗門一帶大戎之衆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

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
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
死士焚蕪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
乘機以強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
溢自邗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
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
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
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爲好音化虎狼爲善類不
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知所
請賊方退舍竢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

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
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蠲滅所湏之數果如期而退夫
復何言萬一跋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
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
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
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縶以從艱難之秋冒康
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鑿與矢心已明殞首何悔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十六日得

旨前去南京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十七日行次
陳留縣遇道君太上皇后登舟奏事以事節
并所得語言
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離陳留縣三十五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臣同黃
經臣於岸上起居訖蒙傳教旨勞問臣託內侍官李修等
奏稟乞依趙野例至帷次前奏事奉教旨允臣即時登舟
於簾前叙訖拜具道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及道君太上皇
后平時保護之德蒙問朝廷欲使於何處居止臣對以見
遵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指揮建擷景園爲寧德宮時暫
居止他時須於龍德宮側別建宮室方協典禮又蒙問時
躔居禁中有何不可臣對以天下大義惟禮與情情欲其
通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
復有間但有司議禮以謂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

居龍德宮未到闕間殿下欲以居禁中於禮未合恐非所
以副天下之望蒙諭朝廷須是措置教是則得臣對以朝
廷如此措置但欲協典禮順人情以副天下之望兩宮安
則宗社天下安矣既退臣復召提舉人船內侍官李修等
三人委曲諭以前說及天下大義皆以爲然又蒙太上皇
后賜食賜茶及賜以行官吏錢五百貫文遣李修諭臣既
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瞻拜神御可否如何臣對以殿
下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往省問如欲躔到禁中何
不可既而解船臣步即前路奉辭訖依稟聖旨迤邐前去
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臣竊謂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

之意更望聖慈曲全孝道不須過有疑慮如不許使臣人
從入皇城之類似不須如此乞與宰執謫議使情無間阻
別致生事為宗社生靈無疆之福臣不勝虔禱之至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
到南京二十一日朝見

道君太上皇帝賜對
惟驗具劄子進呈

臣伏念自為布衣諸生即荷陛下教養叨塵科第實被異
恩荐歷清華皆出親擢每思奮勵少答殊遇去歲蒙恩召
還適遭寇戎犯關遽遭震驚蒙今上皇帝委任於倉卒擾
攘之際躬率將士以死扞賊所幸堅城可守援師漸集賊
因悔禍而去此則上天垂祐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也願如

臣綿力薄材沮於群議不能蕩馘醜虜以攄憤懣忝冒政
府以懼以慙方今鑿輿旋軫二聖重歡稽之古今誠謂稀
有臣之區區志願粗畢已累具奏只候迎奉還闕乞身東
歸安養疲耗伏望道君太上皇帝聖慈憐念舊物曲賜保
全使獲退休里閭則終始仰荷天地大德非臣糜捐所能
報稱

第二劄子

臣伏以鑿輿南幸未數日間賊遽犯關閉守扞禦者四十
餘日方圍城之中今上皇帝瞻慕慈顏言輒涕下唯冀事
定早獲奉迎還宮今幸賊已遠去中外寧謐翠華天旋將

幾旬宗室戚里父老民庶出宿望已逾旬日伏望聖慈
早戒徒御言歸都城上以副皇帝孝思欲養之心下以慰
臣子夙夜祈嚮之意天下不勝幸甚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南京朝

見二十三日朝辭先以事節及所得聖語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二十日晚至南京詣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得旨令
來日見二十一日早賜對幄殿首問臣離闕日皇帝聖躬
萬福臣對以陛下聖孝思慕欲養之意數十言道君淚下
稱皇帝仁孝四海皆知凡數十言次問臣賊馬到城下守
禦次第臣以實奏知道君宣諭此中一一具知臣進劄子

二紙其一乞鑿輿早還蒙道君宣諭本欲往亳州太清宮
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
揮更不戒行其一叙臣往蒙道君知遇及蒙陛下委任方
艱難時得效犬馬之力只候迎奉還宮二聖重歡臣得乞
身之意蒙道君燕勞再四及稱陛下書中褒獎之語面賜
臣玉帶一條金魚袋令臣即時繫服又言行宮人皆喜公
來且以此安慰其心臣拜謝訖退蒙遣使賜臣酒菓香藥
等是日日本欲詣天慶觀鴻慶宮神霄宮燒香聞臣催促奉
迎禁衛儀物等將到遂展一日仍有旨令臣扈從二十二
早道君令蔡攸鄭詳凡三次諭及稱七寶輦皇帝未曾御

禮數太過欲只乘齋子如何臣對以陛下出自聖意專以此奉道君願東御使南都士民聳觀盛事是日臣同趙野宇文粹中蔡攸等扈從詣三處燒香觀者如堵莫不感悅既歸行宮召臣對便殿具道所以內禪之意并出親書青祠草令臣齋示宰執等及言前日措置未當數事臣逐一解釋道君宣諭此等皆末事但勿爲形跡使四海觀看不好即得臣對以陛下聖孝欲極四海之奉以養道君皇帝倉卒擾攘之中朝廷有司措置施行或有未至願以保全宗社大計爲念細故不足深責陛下惟恐少有不當道君意者日夕憂慮至於全不進膳願有以慰安之以副天下

之望道君諭臣言尋常只爲性快有此小事只欲說破便無事公盡見此中底裏來早辭畢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謂臣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又出小字書數事令臣奏知皆微末易從之事容臣到闕日面奏今具合奏知事如右

乞納玉帶劄子

臣比者奉迎伏蒙道君太上皇帝以陛下過有褒獎之語形於書問特賜臣玉帶古簡恩禮隆厚實非微臣所可克當但以上皇宣諭再三而臣之此行正欲調和兩宮使無

疑阻不敢不受昨日奏對已嘗具劄子乞行繳進并賜銀
絹等不曾請受乞納左藏庫以助軍費伏蒙聖恩不允所
請臣雖已拜命退竊惟念以無功而享厚賜實所難當伏
望聖慈許依前劄所請特令繳納以安愚分取進止

御批

所乞不允可便收邊事方急來日留身面奏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道君行至拱州降賜御批
令奏稟欲留內侍馮彥等

事具劄
子奏知

臣伏奉道君太上皇帝特賜御批恭審鑿與已次拱輔即
日享春極暄聖躬萬福臣子之情不勝感抃但恩禮過當
非所敢承豈任惶懼伏奉蒙分令具奏使臣馮彥等事臣

今早入對已即時奏聞得旨專遣中官致書問聖意所欲
留者當稟聖訓然臣見以憂虞之餘心力凋耗已入劄子
乞罷知樞密事外任官祠恐不獲前路迎候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道君太上

皇帝將還京師上御延和殿議奉迎之禮耿南仲出劄子乞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等不許至奉御行宮輒入者斬公謂不必如此但遵常法足矣語頗侵之再圖情恩殿南仲遂許伏闕事乞付御史臺根治

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至於端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問學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疆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

退師京邑寧謚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揆涼薄實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寓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茹連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嘗膽願治之意願如臣者材術既疎心慮憤耗深恐有悞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御批

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交付之意至矣更勿

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付李綱

第二劄子

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憤耗乞罷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糜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蒙被獎擢得以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寧夷狄遁歸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孤危之跡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領賊馬既退三鎮保全上皇鑾輿還

闕二聖重歡目覩盡事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其素志適
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是
臣結構至欲送御史臺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筦橫遭誣讒
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
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憐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
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啓聖院安泊聽候
指揮取進止

御批

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啓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批令
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
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
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庭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
蓋以方時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
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旣還國勢粗定
庶幾易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况
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包羞忍耻強顏取
容不唯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
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大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尚
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憐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

使顛隳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啓聖院聽候指揮
取進止

御批

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臣伏蒙陛下特遣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臣已具
劄子乞在外官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
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赴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謹
具奏知

御批

體前後累降旨揮速出供職雖上百章亦當封

還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一外任官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方平
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
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
天聰伏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
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也臣區區之志本欲只俟
邊境稍寧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外補已嘗具奏知非
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
忱誠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
四具劄子奏知取進止

御批

不允仍依累降旨揮勿更有請

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聖訓不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辯論臣以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實無它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

睿思殿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旣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謂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對實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力疾出封立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實使之且平

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種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爲罪何也臣旣罷之後搬出浴室院謝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决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當日在與不在伏闕之中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爲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爲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爲去

就何也臣以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黥閻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終始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御批

不允所乞今封還卿奏勿復有請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臣前者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初二日蒙遣中使宣押赴福寧殿賜對臣嘗面奏第五劄子伏蒙陛下再三宣諭還所上章仍命中使押赴樞密院供職臣不敢不遵稟聖訓即曾具奏俟奉迎畢日當伸前請今上皇還宮既已累日聖孝所格中外鼓舞今早又獲扈從問安龍德宮目覩盛事可謂幸會而臣以憂虞憤耗之餘被巧詆難明之謗尚冀聖度保全得請骸骨伏望天慈許臣所乞所有前日進呈劄子謹再具繳進冒瀆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依累降旨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更不得有請便赴院供職付李綱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批
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
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辯明其謗言又勉勵
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極涕零謝中伏念臣結約亡竒迂愚有
素幸始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
遂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
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黯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
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諧實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
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戎狄方稟奉於睿護捐軀命

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論守禦劄子

虜騎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一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歆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

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邊禦敵八事

三鎮官吏軍民為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

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皆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

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
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羨水草高
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
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
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
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
給其值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
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
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
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
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
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隕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
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
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
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
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

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

宗加撻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實塞下使

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

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

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灤劄子

虜騎既退乞用李魏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覩神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

宗社大慶然虜復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

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

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

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灤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

三百餘里塘灤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煩高仰亦可因高

就下限以長堤潴蓄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

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穿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

籍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

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

切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

大功以為永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旣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雖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梧目前固

有未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御批

依奏參謀編修添置四員

乞措置三鎮劄子

臣朴野無所取材自家陛下委任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區區赤心始終一節不顧謗尤者誠謂祖宗土地雖尺寸難以與人儻必割之無以立國冒瀆聖聰者熟矣臣累次面奉聖訓候金人過河別行遣使計議三鎮之地今來計程已是渡河之日所有三鎮合行計議乞降御前文字付臣因控扼河津兵行選使同共前去取進止

御批

三省密院同共詳議莫更早辭遣使求之見親王隨行不可輕易繫國安危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臣綱言近具劄子辭免覃恩轉官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出震膺圖咸慶風雲之會乘龍施澤敢懷雨露之私滄貢忱辭冀回淵聽竊以曆數盡歸於天命謳歌允協於民心大寶既臨群工受祉如臣者以身許國初何意於升遷叨位本兵顧已踰於涯分更容貪冒徒速顛隳伏望皇帝陛下俯徇至公曲從素願惜名器之重爵尊朝廷行貴近之先化成海寓俾能無愧實預有榮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使司

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齋御前蠟書間道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奏行批知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訖以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一

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為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嗟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黽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感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以謂任則當勿疑疑則當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况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

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臣無任

御批

前日所批止係要依祖宗故事無纖芥之疑鄉但安職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章奏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樞密院供職及家屬歸府第仰荷天恩第深感戴竊念臣偶以冗材濫膺重任初乏涓埃之補自貽專輒之愆大度兼容未加譴責何施面目復冒寵榮伏望陛下終始哀憐曲垂保庇特依所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使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年非徒危疑之跡

可以少安亦使進退之間不累國體臣已見出門外聽候指揮所有不候奏知出門之罪伏乞重賜黜責施行

御批

所乞不允已差御藥宣押可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守本官致仕特降御批令臣赴院供職不得更有辭免仰荷恩德彌增感懼臣竊以樞筦之任號爲本兵况當艱難之秋尤見委寄之重自非信臣曷可冒處而臣稟性蠢愚濫被眷獎無涓埃之小補有讒謗之並興至煩宸章宣示三省怨怒傳播喧于外廷臣獨何顏復居密宥之地伏望陛下哀而憐之特賜保

全使得乞身而去不勝幸甚此志已決仰冀聽從臣無任
祈懇之至

御批 不可自疑有駭衆聽已令宣押當體朕懷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猥以凡材誤蒙異恩擢用樞筦籌畫無取料敵不明致
令种師中姚古之師爲金人潰敗太原圍急未知所以救
解之方又臣嘗遣張師正統領勝捷人兵前去策應不謂
師中即以師正充選鋒賊馬邀截先次奔北旣乏知人之
明又無捍患之略豈可貪冒寵榮尚居宥宥之地以塞賢
路祖宗舊制邊事失律必罷樞臣伏望聖慈重賜黜責以

乞公議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早來已與卿面論不須如此今封還所奏勿復

再請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章緣种師中軍行失利乞賜罷黜特
降御批開諭不允仰戴天恩第深感懼竊以樞筦本兵之
地專任邊事與他宰執責任不同敗師蹶將咎將誰執况
有祖宗之成憲所當遵依伏望矜憐特賜斥免以副公議
兼臣材術空疎志氣凋落誠不足以上副委寄不勝惶懼
待罪激切之至

御批

依已降指揮不允仍止來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一

辭免河北河東路官撫使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

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宣撫使河北河東上劄辭免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地委令宣撫臣以孤立誤蒙天恩自庶僚中擢任樞筦以死報國此志已定况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分之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兵以接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又种師道威望素隆見為宣撫若罷師道而授臣恐外議不以為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儻陛下必欲使之亦何敢辭調兵選將應副錢糧

奏議卷之十一

須旬月始辦太原圍久王師既衄深可寒心臣慮此數日間已難守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更容來早稟受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 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便可治行此任無易卿者為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輕接戰

第二劄子

臣伏奉御批以臣辭免宜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任無以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以圖報効而橫罹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允且使待罪樞筦仰承睿筭尚可黽勉若令宣撫兩路將兵于外豈臣孤危

乃敢當此伏望聖慈特賜照察餘俟面奏

御批

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請行

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覽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為卿何不奮然請行以成功名可體茲意

第三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具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武臣無如种師道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旦夕入覲以優禮待之必肯為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朝廷已為得人所有臣今

來除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不勝幸甚

御批 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

第四劄子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復蒙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令與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伏望睿察追寢成命無任祈懇之至

御批 不允所奏

第五劄子

臣伏奉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者竊念

臣爰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輒敢辭難蓋荷陛下知遇得以少效孤忠今日師中挫衄內外惴恐此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實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內揆絲薄實難勉疆而况遭懼讒謗動輒得咎積憂成疾心力殫耗豈敢以孤危之蹤乃輒當統帥之重伏望特加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日面奏次

御批 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為國立功不得辭免

第六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委便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荷委寄之重

敢不奉承睿旨然臣適見河間帥臣奏報賊馬侵犯雄州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前來防托又見姚古奏報陳迪郝懷下把南北關人兵並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勢已急與其令臣作宣撫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貲曷若各分萬人犒設訖往河北沿邊及河東把截以濟一時之急所有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韜於事為便其種師道乞加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聖裁臣非為身謀但欲措置當理以濟國事伏望聰察謹具奏知

御批 卿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韜事令三省降旨師道已留京師

第七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特降中使封回劄子賜御批不允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筦之職於今尤為重任而臣材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肩居非為身謀蓋恐誤國伏望察臣忱誠特從所請遴擇信臣付以重寄天下幸甚臣見以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批 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北河東實繫宗社卿宥密信臣朕所委寄便當來日受勅此志決定卿切體之

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動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難勉彊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於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旣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旣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稟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乏於此今者忽蒙擢爲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况自頃以來橫懼謗議或

以爲狂率或指爲姦佞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頌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命之

禮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節出裴度傳一段令直筆錄賜卿忠義徇國何愧前人

觀成效以寬朕憂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罷洪

簡章疏

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祖宗積累垂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雒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

秦州數城之地為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踈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實謂非倫非特未允公議且恐有誤國事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庶幾成功仰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意天下幸甚

御批

已除卿宣撫便當受命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

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言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聰不

勝戰汗之至

御批 覽卿所奏銘記於懷但為國了事與卿共太平之樂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既受宣撫使命以軍馬未辦量展行日御批遷延不

去豈非拒命上劄子待罪及繳納告勅

臣伏奉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者伏讀震慄不知所措契勘臣於前月二十三日受勅至今纔二十日當時蒙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月二十二日啓行臣以庶事未辦當具面奏乞展三日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聖訓以為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

至伏望聖慈特賜竄責

御批

封還卿奏不須如此依定日二十五日內起發

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副咄嗟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謂臣遷延罪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

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心以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况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與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其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

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豈須如此止欲卿速行今封還卿奏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身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踈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

退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豈可必哉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胷中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御批 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置所
有告勅封還不得更有陳請並無毫髮之疑止要促
卿速行

第四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
撫使重賜黜責特賜御批封還劄子仰荷天恩尤增感懼
重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它日受誤國之誅不若
自歸於司寇伏望睿斷特正典刑所有宣撫司職事乞早
差官交割管勾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封還所奏

第五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正不曾支動伏望聖
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唐恪朝之老成累任
帥臣諳練兵事可以充使如陛下不欲遣之於外但以使
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分領將卒前去劉韜解潛
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副自足辦事更乞聖裁臣未敢
搬出見在府第待罪聽候指揮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累百章不允辭免

卿所請雖累百章決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

朕無纖芥所懷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决不允從疾速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今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

河東兵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欲卿行所有元批不期旨封進卿誤曉累乞退閑朕昨日進退疑惑甚難出手欲全君臣之義重之萬世今日見卿陳奏慨然請行釋去疑念足見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一